

集部

宋文選卷三十一

黄魯直文

答王觀復書

庭堅頓首啓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勩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

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飜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

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薾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㕷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賔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于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

望于不肖者故皆畧之三月二十四日

與潘子真書

庭堅叩頭子真足下累辱惠書及詩竊伏天材高妙鍾山川之美有名世之資未嘗不歎息也黄鵠一舉千里非荆雞之材所能啄抱以是久未知所答雖然有一于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遠者不可以無資故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向問其道里之曲折然後取塗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也經術者

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髙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矣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賢于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也齋心服形靜而後求

諸已若無此四病者則善矣若有似之願留意也

與潘邠老書

庭堅頓首累辱手記以退食輙奉老人寢食或至中夜得息故不果每報大谷公石刻已奉許作但未得暇耳數事已喻駒父詩中多佳句甚歎服也晉主夏盟而予楚非所以為民也然其勢不得不予楚司馬侯之言以告諸侯則有詞矣文公之知趙衰也不特壺餐從徑而不食也舉是以為原大夫所以令羣大夫也晏子曰大

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蓋君子斟酌世故以制行則如此非所以觀其私也若夫觀其私則德無小大忠信而已矣故君子有悔而無吝也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以為由初發心以至成道唯一直心無委曲相此最近之承與季共日以講學為事甚善甚善多謝季共不果別作啟

再與潘邠老書

庭堅頓首辱以少儀見推一日之長雖荷傾倒之意不

獲終辭顧德薄而道不明何以當此愧悚訪逮所疑猶愧叩之則窮也嘗謂求之藝賜之達由之勇師之莊皆聖人之一也由夫子觀之其人性學之蔽如此爾猶言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故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曰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其可不疑也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宫室堯舜之禮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義不得申也執一而廢百小

道固大人弗為固者膠于物之迹也離乎性矣夫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之利也明于故然後可以知性故雖非性而可以求性也不避礙而鑿險阻以求必行此老氏以智為賊者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

答王子飛書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有開有塞而至于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時人不能當也至于作文深知

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于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若見為問訊千萬

答洪駒父書

駒父外甥教授别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閑居絶不與人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諸稚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歎息少加意

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恥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

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強學自愛少飲酒為佳

再答洪駒父書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横極見耳目之新更須治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素學之

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于推之使髙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皐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託于無用之空言以為千載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己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

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言楚人之言似之至于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于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舞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其喜也無所于逢其怨也無所于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于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

于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于白首未嘗廢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于丘壑然以其耆老于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予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于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于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似于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

則附于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于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宋完字序

㰤道宋君完曰完也有志從學于先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囂葷然其有味而常見侮于人入聞先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于人二者交戰敢問其故涪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志父來前士唯無志則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井之囂又何

難哉古之言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季札子臧不以國挫志泰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縉紳先生于今尊之夫志者戰不義之良將也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揔百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能當其鋒者矣而况市井之闒茸曲巷之好頻頻之黨酒食嬉戲相逐追者乎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不邇求豈有執戈而禦之者乎

文安國字序

洹水文安國悅虎豹之文方雕其毛而澤于南山之霧雨將以希時文之思致身為萬物乘之器黄子字之曰子家而告之曰學若是也不及質盡嘗與言其本雖物不同量吾不心化而欲奏族庖之刀是螳螂用其才者也事其君為容悅安社稷以為悅揭日月而求之四方其去道遠矣至于以詩禮發家疲于世故之追胥而反于家人藏器于戶牖收息至踵則萬物皆投戈而受命矣一人失家不免鄉曲笑天下失家恬以為當然吾欲

莊語恐以此得罪困于石據于蒺藜與不同量者為有方者也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與不同量者為無方者也此兩者同出于安而危之始也女巧組繡雖若雲漢衆雕而無雄者也故莫若歸求其本質之柔者能有所不為則剛氣之弱者不從于無益則強知柔之剛者觀水知弱之強者觀弓弛以此嚮道六通四闢而安樂以天下為無畛之域子之家也又安用建鼓而求之詩云予室翹翹予尾翛翛風雨所漂搖未聞道之心照

物不徹隨流而善堙不倚則不立世故憂患之風雨能傾動人吾子勉之矣

趙安時字序

合肥趙安時學士大夫也其質甚美黄庭堅謂之少莊以尊其名且告之曰莊周昔之體醇白而家萬物者也時命繆逆故憮然與造物者游此其于禮義君臣之際阜白甚明顧俗學世師窘束于名物以域進退故築其垣而封之于聖智之外彼曹何足與談大方之家嘗試

相與言其土梗五石之瓠浮江湖以相適我殖擁腫之樗謝斧斤之不若感栗林之戮而不庭者三月寧貸栗于縣令而畏楚國相可謂知已矣知迹之不可以得履知斵輪之妙于手其學也觀古人之不可傳可謂知言矣觀本于濠上之魚絶意于郢人之斤知生死不入虞氏之心魯國之儒者一人可謂知人矣知新生之犢之無求凡亡之不喪其存柙干越之劒而不試游發硎之刄而不見全牛棄智于垂涎之蟻得計于伏涔之魚可

謂知天矣雖然吾又未嘗言其莊語也少莊自澡雪于塵滓之中蟬蛻于俗學之市而權輿于君子之方必不能規市人之屐迹而責三倍之贏故吾直告以大道之一忽少莊四顧徘徊則萬蠆吐緒矣逮其旁皇四達必能因莊生之所言知其所未嘗言者

楊槩字序

江清楊槩問字于黄子黄子字之宰平而語之曰槩無列于五量五量待是而後平聖人之作百工也生乎于

衡而五量受法焉五量官入不能自平則命槩爲之師
槩國𡊮也是宰天下之平與物交而懐市道以相傾人
情不能無然也由侖合而受之至于萬不能計取與之
家皆責羸焉彼安能以不欺維槩也中立而無私天下
歸心焉非以其無心故邪今夫學至于無心而近道矣
得志乎光被四表不得志乎藏之六經皆無心以經世
故邪曰然則頋聞性命之説黄子曰今孺子總髪而服
大人之冠執經談性命猶河漢而無極也吾不知其説

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吾子欲有學則自俎豆鐘鼓宮室而學之洒埽應對進退而行之曰是可以學經乎曰吾子强學力行而考合先王之言彼如符璽之文可印也韓非曰先生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大家奮私智而講無詺之書幾何其不為燕說也吾久不喜作書生語因楊君聊復談故并書之

黄育字序

會稽黄渥與庭堅皆出于婺之州黄田七世以上失其

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也故復以昆弟合宗渥之言曰異時與我同昭穆者皆以今隸字形同類為名唯渥未之得今願改曰育敢以字請庭堅曰古者生以字尊名沒以諱易名易名之實有宗也有勸也其治在後人尊名之義有宗也有勸也其治當其身今曰懋達以配育名則宜夫草木之茂亹亹以勸四時及其日至而立于成功之會非深根固蔕得其養故耶彼達于道者不可以窮故獨立于萬物之表而無終始以今不出閭巷之

智望之相去遠矣然孟子以謂聖人與我同類者何耶今舉一粒之種則曰是與太倉同類人之聞之也見色而爭慮清氣平則聞命矣蓋長育以達其才故也穀之育苗也達于粢盛水之育源也達于海君子之聞道也達于天地之大蓋聞道者必明于權銖兩低昂與道翺翔稱天下以此不以萬物易己由是觀之病于夏畦曾子難之未同而言仲由不知君子以直養氣而已氣者萬物受命而效形名者也懋達乎勉之在邦必達在家

必達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于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即墓為廟則不知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為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聞者興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某月某甲子有事于廟

乃相與謀記歲月乞文于豫章黄庭堅謹按伯夷叔齊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于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

曰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孟子以為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亷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于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予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于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

顧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為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為吏愒日玩歲及為政者鮮矣政且不舉文何暇于敎民令河東為縣吏治肅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敎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為之書并書予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鄂州貢深堂記

通城縣學官貢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餘損道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于隸崇陽求専達于武昌

故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為通城縣六安曹君登子漸為令曹君為吏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足以鳩民則致力于學宮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爰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曹君去由是閱數令方貸民出子錢併役兼任而藏其雇傭之奇以為最歲上丁釋奠府吏執事趨如令則止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病其邑子之不學頹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問而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不遂隳墮

亦王君之力也鄒君始下車知通城戴君興者艾有德而明經術以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堂者利于羣居而不利于宴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賢者之不安席也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于是授耒耜而挾書棄惰游而受業者日至焉頃之夙夜于其家者知貴老出入于其鄉者知尚齒于市于田見儒衣者皆肅然父老乃相與嘆曰毀我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而逸我者者老蓋學之功耶繼鄒君者臨

川吳君履中與權吳君發政甚愛民而論政先養士其
獄犴平矣曰此俗吏之所能也于是復以書幣聘海昏
李君亮采李君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
我知其政李君力學以待舉修己以致人士皆樂之吳
君事退則來燕于堂左經右律靡日不勤凡宮室不能
風雨器用不可薦羞皆彌縫補苴使無憾于是通城之
學可以責士之不來而士得師友並興于學矣夫性者
民所自有也彼其怙富滅德放貧為濫強有力者囂柔

良者不立豈獨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今自曹君以來有勸學之心而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善政之難也如此夫昔者鄞君甚愛斯堂嘗以書抵京師求予記之會予不暇及是吳君為之請焉予謂鄞君者名斯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淺聞寡見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于道故學者皆得一而媛媛姝姝彼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弗能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

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常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挈楹計工述其襟帶溪山之觀則非所令之屬予者故不書

閬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

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徼幸于無患而其顛沛狼戾者十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之于物疾風震雷伏于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蕃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晉欒鍼使于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晉國爭盟務以辭相勝充其情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閫要乎

居宴安拙者奉三尺而有餘至于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也滎陽魚侯仲修仁宗時御史中丞魚公家也儒素有風力其家法存焉為閬中太守知學問為治民之源知㑹儉為勸學之路先本後末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内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燕樂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于以燕賔客講問闕遺沈沈翼翼千里之觀也堂成而魚侯甚愛之問名于江南黄庭堅庭堅曰若魚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

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前所敘說以告後人後作賦詩以為魚侯壽故并記之

冀州養正堂記

冀州古信都有漢為安平侯國地當河漳之間一都會民習懊忮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橐槖其間不事本

業其淫俗猶班班見于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為要閡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于兵革此邦未嘗不與焉故其民空匱憔悴甚于它州聖人撫有四海天下屬安丁壯耕桑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息生養之利歲一艱食可望以恩者不能相救葢其地産瘠鹵人不根著故耳于今為州在國北門堅壁重兵樓櫓險壯外夷賔客朝賀有期會所由出入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扶風魯侯魯侯忠信豈

弟不鄙其州拊循鰥寡動用禮法民奮于田士興于學
迺遑暇于燕息之地太守居故有便堂權輿于都水監
昌言仲謨而魯侯為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
所遷就而堂事告備魯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
客巾屨徜徉木陰鳥語之中思所以為邦之本而有得
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頥正吉觀頥自求口實者
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居貴富之養而氣體與人殊況
能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所養宜何如呼於垤澤

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脅肩諂笑苟可以得車所治每下而不耻者吾不知也至于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鐘于宫聲聞于外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語默當物齋心服形于宫庭屋漏之地而民氣和于耕桑隴畒之上彼其于性命之情必有不斷于規矩準繩而

正者焉嘉魯侯之不鄙其州知律民者在己得己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怠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致遺魯侯鐃石壁閒使信都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魯侯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覽觀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簡肅公之子能世其家者也

筠州瑞芝亭記

晉陵郃君叶為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于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殆

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
不蒔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
相與廓其室四達為亭命曰瑞芝之亭走來謁記于豫章
黄庭堅黄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泰山赤芝
生衡山黄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黒芝生常山皆久食
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葢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
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黒者如澤漆
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氷而世之

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攷于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及漢孝武厭飫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死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于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于民間勵精萬事事無過舉然廟享數有美祥頗甘心焉故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產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之不生于五嶽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予又竊怪漢世既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

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于朝歿則烝嘗于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田畆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户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麟鳳在郊棷黠吏不舞文則不必虎渡河里胥不追擾則不必蝗不入境此其見效優于空文也耶昔黄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鶡雀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為皇天報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略有餘而微信竒

怪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偽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為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遷弘農太守驛道多虎㟥澠不通昆為政二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為光禄勳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君子之言由君子觀之張敞之篤論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光禄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徼福焉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

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蓮莆扇庖蓂莢紀歷獬
竹生律旣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前世之有芝草
特未定也邰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
于薦紳邰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于循吏之科故其氣
錟而取之異草來瑞使因是而發政于民慘怛而無倦
民將盡力于田士將盡心于學則夫非常之物不虛其
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于朝廷矣豈獨今
耀下邑而已乎故幷書予所論芝草循吏之實使歸刻

之

論語斷篇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火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來師承不絕比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攷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所當盡心夫趨名者于朝趨利者于市觀義理者于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凡學者之于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衆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對每

不一蓋聖人之于敎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弊性習之偏息黥補劓之功深矣古之言者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倘不能領會恐于義理終不近也近世學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衆然宿學者盡心故多自得晚學者因人故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分句解曉析詁訓不能心通性達終無所得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蓋聞一而知一此晚學者之病也聞一以知二固可以謂之善學由此以進智可至于聞一以知十由此

以進智可至于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由學者之門地至聖人之奧室其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己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說葢漆雕開在聖人之門聞義雖甚高至于反身以自誠則未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能無惑以不能無惑之心適事而欲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雕開所

以不願仕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而宰予欲于朞祥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為安漸漬孝弟之說不為不久豈其無所忌憚吐不仁之言至于如此蓋若宰予者其先受之質薄自其至誠内觀實見三年為哀已忘而強勉為之者將欲加厚其質而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至言以洗雪其邪心以窮受薄之地不暇恤人之議已也豈其不仁者欲見一時之言而近仁者將載于終身之

行古之學者所自得于内而不恤其外凡如此也此所以有講有學有朋友切磨以相發明非為文章可傳後世辯論可屈衆人而發也其所聞于師與自得于心者如此方其學于師也不敢聽于耳而聽之以心于其反諸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之内故樂與諸君子講學以求養心寡過之術志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勉之

孟子斷篇

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趣舍與孔子合者唯孟子一人

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號爲祖述孔氏而詆訾孟子以爲略法三王而不知其統葢荀卿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不合故云爾曾不知前聖後聖所謂合若符契者要于歸潔其身者觀之孟子論孔子去魯不知者以爲爲肉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以微罪行此聖人之忠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欲知孟子率以是觀之其智不足以知孟子安能知孔子然則荀卿所謂知孔子者特

未可信聖人無名而淳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之荀卿曾未能遠過淳于髡也揚子雲曰孟子勇於義而果于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雖不多以子雲之言行反覆攷之足以發子雲之知言司馬遷號稱博極羣書至如論伊尹百里奚皆不信孟子此所以得罪于子雲也由孔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孟子由孟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揚雄來者豈可不勉方將講明養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學之

惟勉思古人所以任巳者

跛奚移文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迺得跛奚蹣跚離跪不利走趨頺出屋檐足逹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怒駡黄子笑之曰堯羣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

者不以鷄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覃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蕢不可當履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于一則盡善偏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跛奚來前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狙爭芋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兎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内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于行當

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鎗瀹釜料簡
蔬茹甾精黗犗胹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
煮餅深注湯和麋勿投醯䤈臼晚用薑葱湆不欲焦旋
䭀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娃水沃沸
鼎斟酌薌芼生熟必告姨嫗臨食爬垢撩髮染指䑛杓
嘬胾懐骨事無小大盡當闗白食了滌罌三正三反收
拭䍦潔寢匙覆椀陶瓦𤓰素視在謹數丸弟為行牡牝
相當日中事閑浣衣漱襦䩥織䩥淨謹循其初素衣當

白染衣增色梔鬱為黄紅螺蚜光桵藍杵草茅蒐橐皁漿胰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尉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它使令牛羊下來喚鷄棲桀撐拒門闔閉護草竊飲飯猫犬堙塞鼠穴凡烏攫肉猫觸鼎犬舐鎗鼠窺甑皆汝之罪也春蠶三卧升簇自裏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絺綌錫跣手作無有停時紛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纓亦有餘暑時蘊蒸肩涼窗水薫艾出蚊氷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筥執弓慄彈驅嚇飛鳥無得

吮嘗日使殘少姆嫗罵譏瘧痢泄嘔天寒置籠衣衾畢烘搔癢抑痛炙手攔凍無事倚牆鞵履可作堂上囂呼傳聲代諾截長續短鳧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能之不跛奚對曰我缺于足猶全于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解疑

或議涪翁御奴婢不用鞭撻能慈而不能威涪翁笑曰

奴婢賤人不過爲惡而詐善慢令而詐恭當其見效在前雖我亦不能不怒退而自省不肖之狀在予躬者甚多方且自鞭其後又何暇搶己之沐猴而治人之沐猴哉或曰孔子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然則非歟涪翁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乎今之用鞭撻者有能離此三過乎昔陶淵明爲彭澤令遣一力助其子之耕耘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志者

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是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

宋文選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選卷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燾熙

謄錄監生臣朱學瀛

宋文選卷三十二

陳瑩中文

五辰論

揚子曰聲生于律律生于辰自子至亥所謂辰也辰配于日其數十二而謂之五辰也者不離于五行之故也

以水生木以木生火由是而推之五行之所以相繼以火勝金以金勝木由是而推之五行之所以相治其相

繼也道之所以行也其相治也罷之所以成也道以制罷生利天下之治由此而出焉故因其性而利導之者五行之所以不汨五行不汨則天道之所以不悖不汨不悖何憂乎不治撫于五辰所以為治也葢安民之政始于知人知人之術類于九德合衆德而受之敷衆德而施之百工于是乎無所不治庶績于是乎無所不凝庶績之凝則五辰之不失其所運可知也茍欲不失其所運非撫之也而可乎順其相生之叙而使之相繼制

其相勝之理而使之相治興事造業而人力無不至者焉則所制以為材者可勝用哉若然者臯陶之所謂撫也然撫于五辰者必至于百工之既時則不患乎庶績之不凝臯陶言知人安民之道至于撫于五辰則已矣故繼之以庶績其凝謂之凝者以明庶事至此而成耳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六府惟修則材用之所自出也五行相制而不沴則物材有繼而無絶材之弗絶則事之作也何往而不成乎哉自其成而言之故謂之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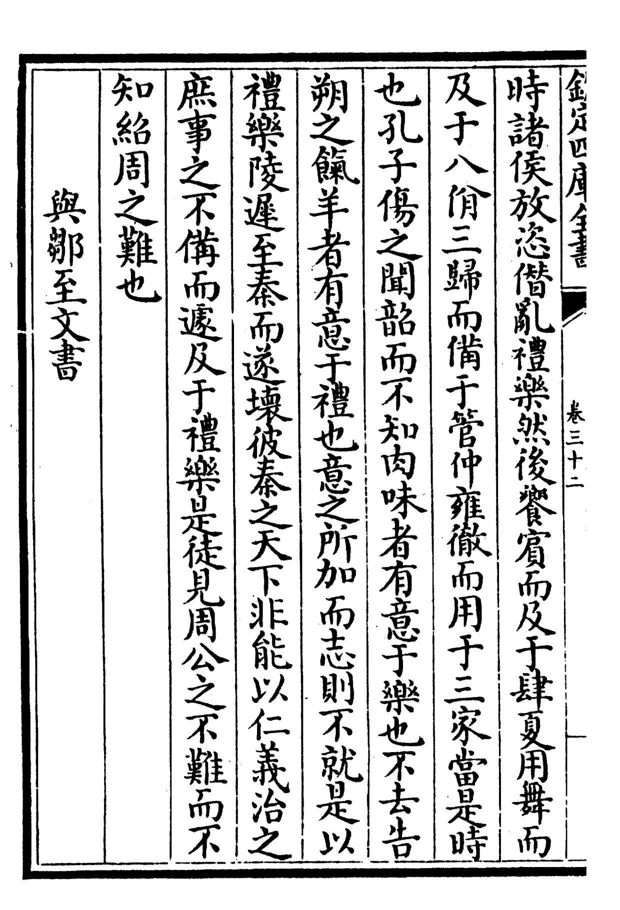
也堯命羲和以定四時成歲而繼之以庶績咸熈謂之熈者以明如事而作之焉耳帝之出也萬物作焉帝之入也萬物復焉物之方作則聖人之治政事者庶績于是乎熈矣物之既復則聖人之治政事者庶績于是乎凝矣熈言其作譬之于時則春是也凝言其成譬之于時則秋是也其作焉如春非謂先時而起成焉如秋非謂後時而縮聖人之所以法天者如是而已

周之禮樂庶事備論

周自后稷而下艱難積累非止一人前後相望非止一日而太平之業始定于成王之時君臣上下同德相濟遠邇内外和洽如一而禮樂遂達于天下夫其收功享治所以終至于如是之隆者乃始于庶事之備而已矣蓋其有為之迹散乎萬物之上而物之為數不可窮也則天下之事烏能以一二而計哉然聖人以方寸之地而酬酢無窮之變來則應之求則與之各足其分各厭其欲雖鬼神之幽蠻夷之遠草木之微鳥獸之賤而無

有不治者焉其治至此則所謂禮樂者乃飾之之具而已爾治之于始飾之于終有為之君孰不若是而觀其禮樂以考當時之事則歴古以來未有如周之備也且自成周而上循環損益所以相繼民所已厭于是變之民所已倦于是革之稼穡興矣然後佃漁不可以為養宮室成矣然後穴居不可以為安故伏犧之法至舜而可謂之陋夏商之文至周而可謂之野然上世之所行自足以宜于一時則雖有未備而不累其有為之功自

周而觀之則昔所未有者或至于今日而益焉昔所既
有者或至于今日而損焉苟在所損苟在所益則謂之
未備也不亦可乎周公之制作無意于苟異而庶事之
獨備者其時然也是以設官分職數倍于商而不以為
衆巡狩之時十有二年而不以為久蓋其務衆矣則設
官而不期于寡其法審矣則修法而不嫌于踈非以夫
庶事之已備故耶是以五禮六樂具于典冊前此而觀
之則有所未備後此而觀之則不能過也至于春秋之



時諸侯放恣僭亂禮樂然後饗賓而及于肆夏用舞而及于八佾三歸而備于管仲雍徹而用于三家當是時也孔子傷之聞韶而不知肉味者有意于樂也不去告朔之餼羊者有意于禮也意之所加而志則不就是以禮樂陵遲至秦而遂壞彼秦之天下非能以仁義治之庶事之不備而遽及于禮樂是徒見周公之不難而不知紹周之難也

與鄒至文書

近見魏季修與正彦書云大凡修學當思要處泛泛多讀卒無所濟亦當念親旋為舉業至文有意于此不三年當自見效爾欲吾友留意于此也正彦聞此益自奮勵以思要念親為務此朋友忠告之善也然今應舉所先唯在荅義荅義工夫或苟或敬志于速售朝習而暮成者苟也敬其事者趣時立本一以其道雖經有成説不敢少違而孔孟説經之要載于論語孟子者亦學法之所不禁也遵而用之亦何害于進取哉且以詩書言

之孔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夫鳥獸草木之名必畧觀爾雅注疏然後可識非妙說玄談之所能辨棄粗取妙以速多識之訓則其于詩也四可二事亦將蔑智而用鑿矣由述舊之明師不鑿之智則其于詩也寧至為高叟之固乎固也者不化之謂志在執詞不過而吝則于仲尼可怨之辭大舜自怨之志胥失之矣其所害者豈特詩人之志而已哉執北山之辭倒尊卑之分徹孟子告之則咸丘蒙于北面之說何自而化乎辭礙而

不化志疑而未治卒能問焉以去志之害此咸丘蒙得師之利也然則以文以辭而蔽于義者皆有害焉蓋相感以情則有利無害雜之以偽則害必生矣所惡于鑿者為其偽也偽而不信則其感人也滕口而已情遷心化無所留係唯孔孟說經之從則其于詩也何習而不利乎非特詩為然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滕口之學誣孟子信取之辭遂至于糟粕六經不取不信下喬入幽信彼無徵之誕以

為高妙其不信在此其信在彼不曰以辭之害歟離析
一體以為多學則欲驅人而盡信其說率情而違道離
此而適彼有信焉有不信焉其為以辭之害一而已矣
揚子曰書心畫也性與知覺合而名心心則非物畫而
在紙者物而已矣六經之道心物混一則象亦心也心
自心物自物則象豈心乎心物合而誠明一誠明一則
天地良知不見乎小大之別此横渠先生之說而學者
之所宜信也信乎否乎繫乎其人中立先生銘游執中

先生之墓曰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二致士欲肄學以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甚矣某得此文而讀之歷年已多內訟改過實遇師於此焉李修所謂大凡修學當思要處而欲祈可見之效某竊謂辭不亂經則其要明矣三年至榖豈非可見之效歟念親之本莫要于此因正彥持書見示喜季修能盡思于朋友欲以此辭輔益其志未知是否欲俟相見面講而羈囚待盡恐無會晤之期

書不盡意若非其人不可示也衰危不復自恪時為親知深慮耳

四明尊堯集序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其所謂大有為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

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者謂之曲學不隨性命之理者謂之流俗黜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于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廼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時猶蔽于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為神考之師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用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為是乎臣以安石

為神考之師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臣昨者以
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
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
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
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以易此乎臣伏見治
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
問焉而與之迭為賔主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
矣國是之淵源蓋兆于此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

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廼有天子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何面以當其禮臣于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祭主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師無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于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亦不過榮坐東嚮而已矣若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龎勛

無父之教以此為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學其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誤豈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為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誣陛下也臣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誣之言臣之罪惡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臣改過之心乎臣之所以著尊堯集者為欲明臣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

以南嚮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莊周之道虛誕無實而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以謂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述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而立私門啟攘奪而生後患可謂寒心孰大于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修神考實錄薄神考而厚安石

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録及在都司
進日録辨當是之時臣于日録未見全帙知其為私史
而已未知其為增史也自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
編遂獲周覽竄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轉藏
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啎絶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言見蔡
卞僞增之意尚謂安石趣録皆可憑據卞之所增廼有
誣僞當是之時臣于日録考之未熟知其為增史而已
未知其為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鈍覺悟不早追思諫

省奏章乃至合浦舊述語乖正理隨俗妄談既輕神考
又詆陛下若他時後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
敢不悔乎日錄云卿朕師臣也乃安石矯造之言又云
督責朕有為豈神考親發之訓既託訓以自譽又託訓
以輕君輕君則訕侮譏薄欲棄名分自譽則驕蹇陵犯
前無祖宗其語實繁聊具一二其日錄云朕自覺材極
凡庸恐不足以有為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
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

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為先朕意未知以此為急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莫只是為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為故欲去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所以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訕侮輕薄欲棄名分可以略見于此矣日録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詞以自譽也又云如安石不是智識髙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明俊之

才可以庇覆生民此訖訓以自警也又云卿無利欲無
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則安可保此訖訓
以自警也又云卿才德過于人望朕知卿了天下事有
餘此訖訓以自警也又云朕用卿豈與祖宗時宰相一
般此訖訓以自警也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可以略見于
此矣聖上以奉先為孝羣臣以承上為忠明知其誣誰
敢覈實則可以箝塞衆口可以熒惑聖聽誑脅之術莫
工于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于同列終則著書矯訓

以傳述于後人誣胥臣鄰何足縷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闕以来至為叅政之始不録經筵之欵對但書七對之遊辭載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魏菖謂厥身不異臯伊仍于供職之初辰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宣利而壞俗陳孟子之恥言凡他人極論之辭掠為已説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猷書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為天下後世笑論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揮悖躁之筆

盡假烈考之詞矯誣上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靈如在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辨托訓之誣何以觧在天之怒而況託訓之外肆詆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則曰好察細務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畏慎過當神考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脞神考欲寛疑似之獄彼則曰陛下含糊神考體貌勲賢彼則曰含容奸慝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又謂奸回之徒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于元濟責神考爲憲宗謂不可以罷兵當必殺

而後已神考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為心厭棄其言眷待寖薄先逐鄧綰次出安石至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復見收矣至于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見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務圖已之私以專紹安石為心以必行誅殺為事請于哲宗而哲宗不許請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歸仁天助有德遂使奸謀内潰逆黨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朝廷縉紳協心享上庠

序義理士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遽陳其所藴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為變王氏誣君之習合春秋尊元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人又況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為此書天使之也然安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無次序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于流傳宣示遠近不太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使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之聖人如視蟻垤以為泰

山如指蹄涔以為大海易言無責鬼得而誅駟不可追
齰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
百世之師也教人誣偽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者也尚
以不居為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豈可身
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雱驕僭之名乎雱為安石
畫像賛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
卞書之大刻于石與雱所撰諸書經義並行于世臣昔
以荅義應舉析字談經方務趣時何敢立異改過自新

請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録編類其語得六十五段釐

為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

邊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已八曰寓言事為之論又于逐

門總而論之凡為論四十有九篇合二門為一卷并序

一卷共為五卷臣以憂患之餘精力困耗披文索義十

不得一加以海隅襄陋人無賜書神考御集無由恭録

又日録矯誣與御批日歷時政記牴牾同異無文可考

欲校不得但專據私書略分真偽雖不能盡究底蘊亦

可以闕其大槩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宗廟為本以辨
明聖訓為先蓋所述在彼則宗廟不尊誣語未判則真
訓不白何以光揚神考有為之心何以將順陛下述事
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試于朝廷心亦不忘
于猷䖍戴天履地寧忍同誣日拙心勞徒唱爾偽犯古
今之公議極典籍之所非陰奉竊言顯違格訓安石欲
置四輔神考以為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為不然
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為之流涕聖主能不痛

心人皆獨罪于一京安知謀發于蔡下至于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用私史包藏之計據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憚不改為非以果斷變易為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兄當面贊成退而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事過而關蹤跡乃露齎咨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倫論于國事豈宜如此謂塘濼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為田謂河北要省民徭可以減州為縣至於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論民兵將領則曰獎

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何爲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衞安得率爾動揺棄舊圖新厥意安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歿之初衆皆獨罪于惠卿或以安石爲樸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吕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議論之臣無一人指㸃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下以窺伺爲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行忠賢凡愠懟曾布之言與怒駡惠卿之語例皆刋削意在牢籠欲使共述私書將以濟其

大欲布等在其術內下計無一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𡠠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橫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熈寧之初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矣熈寧之末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惠卿一人而已矣呂誨之言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視樸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書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

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闚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實無遠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于此又曰君臣防嫌豈可為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某竊謂元祐臣僚于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于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

于論安石之罪獻忠于神考則其言一也豈可專譽呂
誨而偏毀呂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所以益熾也元
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
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
人之視芹也切于愛君又欲貢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
益瞋矣然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
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
臣之利美成在久為我宋之臣豈可以不思乎乃者天

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蹐此逆像下倡之也輔臣縱逆而養交禮官舞禮而行諂僭自内始達于四方萬國寒心外裔非笑鷩冕夷矦載籍所無履加于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槩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塑安石之像祠于家廟朝拜而頌之曰聖矣聖矣暮拜而頌之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臣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啟攘奪而生

後患可為寒心莫大于此尊主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所非而可以謂之國是哉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咈百姓為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為禮咈民歲久蠧國日深僭語為胎遂産逆像以非為是態度日移靡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國是使悖行之悖既竄逐移是于布布又竄逐移是于京三是皆發于卞謀三罪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為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奸回

如鄧綰者不當遂也若以下是爲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神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神考遂綰可以見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竄立可以見斥絶安石之意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爲至明陛下光揚亦以去下爲先務掃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意樂于將順搢紳所同夢闕馳誠各恨跡遠彼元祐元符之籍雖漸縱弛而人未見用應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自當退藏其餘雖在朝廷或非言

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彊聒之流自無私史之隙惟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聖恩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決知處世難久與其齎志于歿後寧若取義于生身義在殺生志惟尊主故以臣所著日錄論名之曰四明尊堯集云

李彥方字序

恃智力者以強而勝弱寳清淨者以弱而勝強是皆有勝物之心焉物與我敵迭勝迭負何時而已耶以有涯

之生逐無涯之智矜必殆之強勝無可奈何之有有不終有我豈常勝其留也似止其勝也暫樂留勝不偶樂止隨化則是物常往而我常悲也出乎悲樂之境離乎物我之對者為似之矣然且立已以作靜空物以趨獨存辨而泯交欣離而厭入強柔之境可得而出哉老子曰自勝者強其庶幾乎法天行之不息勝一已之自私屢空而鄰極者進乎此矣然于學也方且好之而未已其于仁也方且事之而不違是其于視聽言動猶有從

容而未中者也微鑛之尚在則金不可以息火涓流之
未復則水不可以棄防克之而後復復矣而後樂樂則
至矣而樂天知命之所憂者又將勉焉勉則烏可已也
生生而無數念念而在兹豈有勝物之暇哉優優乎方
外疊疊乎域中同乎一道而其途必異皆有能事而能
各不全彼其所謂天全者寧可以迹窺而能見耶是以
性命之説賜不得聞非無言也雖言而世無可聞也世
聞之聞既不容于心受不能之能又安可以意作然則

德之有心心之有意皆私之而未勝者也力足以蹈白
刃辭爵禄而無以勝其自私之累則其為強也寧免于
有恃耶莊周之言曰生奚足恃死奚足悲死生亦大矣
而不足以易其強也豈有恃而然哉是故物乾坤者易
也而物物者之在心猶點雲耳至大無外倶往倶來詎
有既耶其往也蕩而無涯其來也小而有止獲乎一而
不貳　止乎正而不他則用力之地豈不優乎為人臣
者止此而為忠為人子者止此而為孝止則無動動則

不變不變者常無動者靜曰靜曰常有方之訓在矣故
曰方有定位不圖而方地道無成半圜而已李公名時
亮字端夫其子曰倞而以彥方字之教子之義其有以
易此乎公以文學智畧被遇神考能以所學著之于事
辨論明審不主于辭自萬里之外被㫖入對張胆奏疏
憂深慮遠舜明灼知天奬隆厚方且付以疆事益加採
拔而遭值元祐棄不復録餘言緒論鬱于塵編可為太
息者也彥方受名于襁褓獲字于未冠稟所期訓長而

力行與其兄彥國心合趣一朝訪夕議日講時習所以勝其私而止乎是者必于其先訓楷焉淵積而流長鬱于先而發于後理固然也某以常論日錄負恩觸怒聖主察其敬恭未忍誅殛因身瘴癘屏息待盡杜門終歲人莫敢叩彥方伯仲獨過門而弔之此豈操心危慮之所敢安乎勉者用力焉以有免也恵然肯來盍思所以自免乎子雖强尚勉之哉

過楊循義序

太虛無形寂然不動而天地絪緼之義循環升降屈伸聚散未嘗休已人之于道知絪緼之不異而不已則義發于仁可勝禦哉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者其惟大人乎湛乎其正也浩乎其動也其止也順其動也健所以立行乎天地之中者謂之易所以立人之道者謂之仁謂之義實一而名二體混而才三莫不有乾坤之義焉義之為義其大如是大則無外也而告子外之眩其名之異昧其實之同而仁之與義間不合矣

禹稷顔回一窮一達其仁同其動異易地以觀之則時措之異所以為同也烏乎同哉各行吾敬同乎宜而已矣一窮一達存乎命措而皆宜存乎義命義合一存乎理存理之學致曲不貳洞明俱焰習焉而察之行之而有未宜也則徙焉而已不徙則不精不精則不足以致用循而集之當以其序將以精義而吝不知徙則滯于有方之地終于不化而已矣故曰義仁之動也流于義者于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于仁者于義或害然則義

或傷仁仁或害義是皆固而不化之病弗吝而徙焉斯得藥矣聚有妄之毒雜君臣之品而返攻無妄非瞑眩之藥其何以止膏肓乎可藥而吝宜止而進何如其義譬如累土為山習之孜孜不息雖百仞之崇可指日而成然其所孜孜而為者是仁義之山乎非仁義之山乎功虧一簣所宜戒也然有孜孜乎彼未成一簣而宜止者如曰吾功垂成曷可虧疑力策之終以不倦止乎遂非之地而其進益銳蓋必進至于無可奈何而後已習

坎之習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其進豈如是哉丘陵學山不至于山止乎自晝之分耳習坎之習不舍晝夜以必為賢以不改為是以無可奈何為終陷溺之傷甚於告子之禍曾不若丘陵之弗進轉變而不已者也是故進吾之善而不善自止止彼不善而其善將進闔闢無二理進止無殊習天下亹亹而不窮夫子循循而不倦其教也而已矣舜之徒孜孜焉跖之徒亦孜孜焉其進同其為異其為跖而垂成者能徙而適舜則述循循之義

者將受之乎將拒之乎觀太虛循環之義存文王在帝之仁習中庸時措之宜曰損曰益曰益曰損方止方進方進方止無適也無莫也比義而已焉不在養吾浩然之氣乎必有事焉勿忘勿揠非急辭之所能致也在瞬養息存而已矣其于仁義之說溺于詖陷吝而不化者為日已多徼橫渠先生直攻其蔽則詖陷外傷愈久愈固而自還之路終茅塞矣棄舊德于垂成覆新陷于平地既遠乃復默懷暮覺之愧可勝嘆哉循義闢善于庭

淵源深遠其于動靜光明之道纓冠閉戸之宜闡之久而肆之熟矣今執謙養晦下問不能豈克己之學當如是乎顔何人哉晞之則是其方畏仰不暇其何以益高明哉聊誦先覺遺編之頌述而讚之以致老愧欽慕之心焉

學易說

生生之謂易易可學也學易者可不興乎有而為可不作乎世無憂患何易焉憂患在我何作焉作有德偽無

得焉非德也有德焉非道也非德則僞非道則情情則不真故曰僞得而私之其止不行故德以履爲基基如地非如空乾乾焉惕惕焉如履虎尾不斯須懈也不踁人則以亨亨者情之正也如春陽之達何物不和何所不至而未始有所之也知和矣斯執之其執也弘而不弛其弛也稱物而不偏自小而非狹自下而不可踰也雖不可踰常和其光常和其光安往而不敬古之制也其出也敬和其入也復出入無疾然後朋來無咎無疾

無咎是以亨亨者情之正也見天地之心則其亨而大

其辨而小皆無疾也朋來無咎自知而已同此者誰乎

有大焉必與同焉無同則無恒言有物而行有恒家人

之道也德行易簡乾坤之恒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焰四

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恒久而

不已一也辨其一其恒乎有息焉磨而磷矣雜而厭者

息不厭而染者貳貳則枝矣古之觀者式此而自損益

焉損以遠害其修也先難益以興利其裕也無作元吉

無咎可貞孚乎不有之時以往以涉無不利矣其往也其涉也達此而已元者善之長也貞者事之幹也涉大川者有吉凶焉困其凶也吉其大也一亨一貞尚口乃窮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其得也行其生也得而不捐生而非績形畢而不失其通其志遂矣出怨不怨而不為無怨其出也一而已一豈多乎一故不遷往來井井出入之所亨也邑改而不改奚取于井哉可用汲者在焉養而不窮地而已乎居而不居所而非所不遷而遷

孰往孰來奚得奚喪非無疾之音闕辨之哉利往利見動語以制是以小亨其語也默故稱而隱其動也豈實乎寒泉之地蒙以養之風自火出同一太空知不立知覺而非覺融而聞之不亦聰乎出入無疾權實皆得得之初也在此而已初終一際不出于是故曰加我數年易可學也聖人君子之學乎善人有恒者之學乎恒乎有恒乎不興則不辨矣震動也君子興焉兑説也君子習焉艮山也君子止焉坎孚惟心亨君子湛焉巽風也

風以散之君子散焉離日也日以烜之君子晦焉闔户謂之坤君子法焉闢户謂之乾君子象焉一闔一闢君子恒焉易可學也恒而矣

文辨

予于治經之暇喜攻文詞摘奇抉異可喜可愕客有視之而笑者作而曰上方以經術作士美其才而用之開未發之聰明滌已昏之智慮片能可用不靳爵禄苟在所棄雖貴必賤太學萬楹櫛比鱗次良師先達朱紫焜

晃孰敎孰講三經巍巍法有不善隨改隨革降詔四方搜剔草茅聞風而動者紛紛如也于是膏轄秣駟裹囊舉槖擔簦躡屐千百其輩岷峨甌越不以為遠轂擊肩摩駢湊闕下秉氣抱術布其所長陳義吐詞必性必命商周而上萬口同舌秦漢以來皆所不道視大人者有意于巍論軒晃者不以為榮敝風靡俗愈久愈變何君子之獨未化也濡墨含毫文不載理渫身于泛濫之淵疲精于詞説之囿負天子作人之意非學者取仕之謀

豈所以獵名譽而享尊榮哉予聞其言而笑曰予出其文客論其質予示其迹客疑其心辨則辨矣恐不免于誤也客之云云毋乃好隨而失上之意歟文非其文予之過也客之誤者客其聽之方今天德清明聖學淵懿九州萬務無一不理大業巍巍神道蕩蕩百姓皡皡不識不知號令雷奔政教風靡雖天雖神不能違也公正之路與陽俱開私邪之門與陰俱閉予奚不攀朋拉友連鑣並駕而蹀躞乎旣通之路而乃崎嶇跛蹶憂恐戰

掉而敲擊乎已閉之門哉必欲奉令承教循職辨務用
子之才而拂其貪利之謀享上之心而去其揣摩之意
然後使知人之宰輔體天子憂勤之心籠絡賢才而汲
汲于薦進之務則如客者不憂其窮矣然而士行其志
各有兩途不在官守斯有言責于二者今皆無之宜息
而動神所不與可默而言道所不載客今之勢實似于
此為所可為文字而已不外乎道不違乎理不用此以
釣名而取位亦何若茍作而狥俗也哉且天下有道庶

人不議士之所學固異乎民鹽梅醯醢異品相用以水濟水又焉用之客將因予之文而授予以揣摩之術是無異操瑟而倚齊門者也客復怒而言曰議論既一風俗既同時文之體既可師矣又欲譊譊以勝其以我為非耶人其以爾為非耶予復笑而答曰君子之文歸于是而已矣豈有時不時哉五經之文久而愈新百家之辭是者長存講之不精其理乃昧論乎其文則古猶今也惟魏晉隋唐之間道德滅裂之後其理益開其文益

彰于是有曹劉沈謝之詞刻鏤以為工王楊盧駱之體纖艷以為巧一時之工一時之巧謂之時文不亦宜乎若夫國語左氏史遷班固之倫雖或說理而有疵孰不論文而可貴秦漢而下所歷者幾年而經幾時矣亦可以謂之時文乎況今日之所謂文者發明道德之意劈析性命之學所以潤色鴻猷揚厲偉績追三代于顧盼之中而運四海于指掌之上畢在于斯文而已豈若魏晉隋唐之所謂文者特變一時之體而已哉是以真是

真非既立于朝廷之上妄譽妄毀不行于閭巷之間議所已定則確乎豈支山之立法所已行則浩乎如巨川之流匹夫之毀譽夫何足以增損其已成之勢哉容乃欲窒吾之心而相期于時文之内變吾之守而見置于流俗之中飛辯騁辭咆哮奮迅自以為得上之意也豈不欺哉且夫天地之大無所不容萬物之内無所不有是以四凶在廷而不足以貶唐虞之治客不知此而以謂知其為文者人人是矣非愚則諛非子而誰斯可不

足以堪秋蟬之翼而欲舉烏獲之任不足以見泰山之狀而欲鬬離婁之明譬猶虎背而馳逐影而走驚悸𢰅踢死而不休然則腐草之餘果何補于日月涓滴之溜果何益乎滄溟也哉子以為時文自不時者矣客不悅而退